

後漢書

奇乎此
知學
FDG

後漢書卷八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云武

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祖父經爲

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恆流涕

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

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

決曹所決皆不恨爲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

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孫承

爲御史大夫也

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

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尙書

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

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

脩府拜郎中

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

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

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

有所完若不如是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

李脩曰竊聞公卿之

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

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

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嘯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說文曰嘯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

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郗韋平孔翟之類

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

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

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

雄相聚席卷而東

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

雖賁育爲卒

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詔

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

疽癰瘡也

脩曰吾意不

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

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

卿

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

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

冗散也音人勇

反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

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詔異其議因此

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詔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

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爲朝歌長故舊皆

弔詔曰得朝歌何衰詔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

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

馬稜

稜字伯威援族孫也

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

歌邪詔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譄之知其

無能爲也

籌當作

朝歌者韓魏之郊

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

也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

敖倉在滎陽解見安紀

而青冀之

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

右臂

右臂喻要便也

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

閼與礙同

及到官設

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

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

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

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

衣以采縋縫其裾爲幟

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縋縫其裾也

有出市里者

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

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

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峭谷詔卽停軍不

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

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

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

孫臏爲齊軍將

與魏麗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

明日爲三萬竈麗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

過半矣事見史記

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

前書

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

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

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

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

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

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詡乃

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

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

令從東郭門出北

一作西

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

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

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

眾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

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

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

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

賃而致一石也

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

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

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

漕船道

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

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崩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就直雇借傭者

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

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

豐賤十倍於前

續漢志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入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入十鹽石四

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

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

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

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

防刑罰者人之銜轡

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

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
目刑罰者人之鞭策也
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

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

一二府恐爲臣所奏
○劉攽曰案上文三公
遂加誣罪

臣將從史魚死卽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

數言遠伯玉之賢而不能進
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爲人

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
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

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
聞君乃立召遠伯玉而

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
正堂成禮而後去也

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
漢官儀曰敦字時中常侍

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
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

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
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

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
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

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
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

震之跡

震爲樊豐所譖而死

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

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

伏歐刀以示遠近

歐刀刑人之刀也

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以

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

謂順帝爲太子被江京等廢爲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

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

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

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

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

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眾星曰羽林也

宜急

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

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

箱

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

阿母

宋娥也

帝問諸尙書尙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詔之罪帝疑

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子顗與門生百餘人

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

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卽日赦出詔程復

上書陳詔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

遷尙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

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詔上疏曰元年

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徇徇不絕謫

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

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

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

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

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襦卽今行鞭

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攽曰

注街走卒又赤幘絳襦案後漢志

街下一里字又云絳襦字誤司空劾案州及郡縣

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

貴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

縣令之枉

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上縣南也

積六七歲不省主簿

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

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尙書尙

書遂劾以大逆詔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

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戇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詔言咎之

而已詔因謂諸尙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

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

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詔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
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
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詔好刺舉無所回容同曲也數以
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
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
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
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
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
上黨太守

傅燮傳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

靈州縣也

本字幼起慕南容三

復白圭乃易字焉

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注云

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

身長八尺有威

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

行服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

○劉攽曰按嵩傳此少一將字

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旣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

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

用十六相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欽摎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

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也

明惡人不去則善

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

皇甫嵩傳曰連

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

此皆釁發蕭牆

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

尅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

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

閣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

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

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

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

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

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

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

焉見史市虎成於三夫解見馬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

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搆之秦昭王免起

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西門十

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

殛音紀力反則殛亦誅也

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

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

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

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

續漢書曰變軍斬賊三帥卜己張伯梁仲宣等功高爲封

首

靈帝猶識燮言

識記也音志

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爲安

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

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

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尙

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

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